

# 因为一首歌，我去了可可托海

◆小语

于我，停发微信朋友圈的旅行算是放松。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坚持着自己每天的心情和见闻发一些抒怀。只是我不发坏消息和负面忧虑，所以给人“能量”满满的印象。久了，自己就变成了一个“不发圈不安”的状态。常常是不论手里多忙，时间如何不够用，总要抽几分钟表达一种“状态”。有时我认为这是减压，有时也觉得是一种消除疲劳，或其他。

北疆之行，我给自己订的第一个“规矩”就是停发微信朋友圈，让自己消失十天，好好欣赏风景和美食。

深秋的新疆美如一幅金色的童话。此行新疆的主题是“嘎嘎行走，不快不慢”。人生过半，已闯进知命之年，让自己保持年轻心态的旅行意义非凡。与诗人同行，与年轻人一起自驾，与一路美丽的风景和激情的音乐同框同频，何等惬意。

与诗人同行的旅行，必须有“神”一样的向往。不论那个地方有多远，既然来了，就一定得去感受一下。

我会唱这首叫《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歌。那是三年前，我在贵州最后脱贫地区麻山腹地的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驻村，从西安千里飞抵村里的一位美女老乡说：“有一首歌，很写你你目前的状态”。从此，我天天听那首歌，久了就会唱，尽管我五音不全，尤其是喉，与酒握手过多，常常唱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我喜欢《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旋律与故事感。

前一宿我们住在被誉为“新疆最北屯”的北屯市。我出发前在百度地图上搜，260公里。260公里在新疆景点中不算远。还好，我和小何换着开车，只是车有点累。

一上路，就打开车载蓝牙播放《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我们用单曲循环模式反复听着一首歌，就听一首歌，还要去那首歌唱到的地方，期待心旷神怡。

车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正好契合歌词的第一句：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  
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  
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  
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

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  
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  
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  
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

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  
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  
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  
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

毡房外又有驼铃声声响起  
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  
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  
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

诗人的功课做得细。居然把这首歌讲述一位牧羊人与养蜂女之间一段无望的爱情故事讲了一遍。一下子神秘感爆棚。我们一路上都在欣赏雪山，穿越戈壁，在想着伊犁，还有那个神秘的那拉提……

说实话，我从导游的推介语气里知道可可托海并不是想象中的美丽，更没觉得非要来回跑500多公里去那里走一趟。但同行之人投票的结果是二比二，他们胜了，我就得乖乖的听着音乐一路前行。

导游说可可托海的哈萨克语意为“绿色的丛林”，蒙古语是“蓝色的海湾”。而我们万里飞抵只因为一首歌，让这个地处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一个小镇增色了我们的行程。

一路上都在下雨。总感觉车窗外的山与石头都非常锋利。经过卡拉先格勒地震断裂带时，那雄山的峡谷与河流之间没有一棵草和一片树叶，除了石头还是石头。资料上说这是1931年8级地震的遗迹，保存完整，被称为“地震博物馆”。

我们到可可托海镇已是下午3点，雨还在下。这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国际原生态旅游景区的人很少，可能是因为雨和气温骤降的原因吧。

走进售票大厅的介绍上说，可可托海是指可可托海镇附近的一大片区域，由额尔齐斯大峡谷、可可苏里、伊雷木特湖、卡拉先格勒地震断裂带四部分组成。尽管是

一个小镇的一块区域，面积却很大，这正好契合了“风景在路上”的写实。额尔齐斯大峡谷里没有太多印象，反而是元代诗人丘处机的诗让我感受到了这里的神秘：“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赏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独啸夜光球”。

因一首歌而来，因一场雨而没有太多赞叹。哪知，一个意外的收获让我开心满满。没想到这里的故事与我家乡梵净山下的“万山”有着同样的经历。这里有一个叫“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的旅游点。导游说，这里曾是国家开矿归还前苏联债务的“英雄矿山”。但因矿体锂资源枯竭、经济效益持续低迷和管理体制改革等原因闭坑了，就形成了今天的工业旅游遗址。

我有些迫不及待地走进那个坑。感受到这个像一顶巨大草帽的坑，却盖不住过去半个世纪的开采与火热朝天。是的，隐藏于此的矿坑写着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的神秘。导游说，正是这个坑，在上世纪60年代曾为国家偿还了前苏联47%的债务。那些年，这里云集了中国和前苏联的顶尖科学家，但中苏交恶后，苏联专家撤走，点名要用这个矿坑的矿产还债。也就是这个坑，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立下了不朽功勋。

无独有偶。我家乡贵州的万山贡矿的经历与这里一脉相承。万山素有中国“采都”之称，还是在唐代，“光明丹砂”就是皇室贡品。建国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万山承担着我国出口的主要物资和作为偿还前苏联债务的主要物资重任，前后生产的五千多吨汞全部作为偿还借款的物资，为新中国的信誉和建设事业，以及经济发展做出过更大贡献。

同命相连。今天的万山国家矿山公园与可可托海的三号矿坑都是一部黄钟大吕的长诗，荡气回肠。

因为雨大，还因要赶到阿勒泰市区。参观完矿坑后，只有和可可托海握手的时间了，我急急忙忙拍了照片和视频。我们打着雨伞离开，留下可可托海于北疆继续淋着雨。

匆匆告别。我们各买了一堆价格不贵的石头就上路。路上有惊无险，在我们离开景区不到5公里的地方，山洪暴发，交警在积水过膝的地方指挥着车辆，幸好，我们是越野车，前进的路没有停止。

只是，返回的路上，我们没有再听那首歌。我却一直在思考，这一行程，如果不是我感兴趣的“三号坑”，我们来这里干嘛呢？年纪不小了，不是张爱玲所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的年龄，也不是林徽因所说的：“爱上一座城，也许是为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但又感觉都是。

毕竟，因为一首唱遍大江南北的歌，我去了趟可可托海。也许，这应该归功于音乐的魅力吧。

菜园旁，嗡嗡的蜂鸣声在院中回荡，成了这个家最勤劳的背景音。每逢周末我回家，父亲总要指着那一排排蜂桶，眼中闪着光对我说：“上个星期又得了几桶好蜂，每桶都有好几碗，飞得很热闹……”他语气里满是骄傲，仿佛不是在炫耀蜂蜜，而是在展示他与自然博弈、与岁月抗争的勋章。

我知道，那一桶桶蜂的到来，是他在悬崖峭壁间攀爬、在荆棘丛中穿行、在晨雾未散时出发的成果，是他起早贪黑跋山涉水才将这些“山野精灵”请回家中。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父母亲的“辛苦”，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幸福的寄托。他们用劳动证明自己还有价值，用付出感受被需要的温暖。对他们而言，能为子女做点事，就是最大的满足。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忙到后半夜才装完蜂蜜。母亲数了数罐子，笑着说：“今年收成好，一共六十多斤。”父亲坐在一旁，脸上满是欣慰，“这些蜜都是好东西，正宗得很，你拿去卖的时候，跟人家说清楚，要是觉得贵，便宜点也没关系，只要人家吃得放心。”

我接过沉甸甸的蜜罐，将它们整齐地摆放在汽车后备箱。那一刻，我仿佛觉得，我装进去的不只是蜂蜜，更是父母不愿停下的、始终为子女操劳的心。五十多年了，我从一个懵懂的孩子长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成家立业，衣食无忧，可父母却始终把我当成孩子，处处为我着想。他们就像院子里的蜜蜂，一辈子辛勤劳作，采百花，酿甜蜜，却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春天，他们忙着背蜜蜂、安蜂桶；夏天，他们顶着烈日，割来茅草为蜂桶遮阴、举着竹丫追赶“入侵”的马蜂；秋天，他们熬夜割蜜、过滤、装罐；冬天，他们又要担心蜜蜂会受冻，用棉布将蜂桶包裹起来。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从未停歇。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罗隐的这句诗，我从小就会背，可直到今天，我才真正读懂了其中的含义。父母就像那群蜜蜂，一辈子辛苦操劳，不为自己，只为把最甜的“蜜”留给孩子。他们的爱，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藏在每一块蜂蜜里，每一滴蜂蜜里，每一句叮咛里，平淡而真挚，温暖而绵长。

车子缓缓驶出村子，车轮碾过村口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时，我从后视镜里看着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夜色中。后备箱里的蜂蜜，散发着淡淡的甜香，我仿佛又看见父亲在山间跋涉的身影，看见母亲在院中忙碌的影子。

我知道，当又一个春天来临，父亲依旧会扛着蜂桶上山，母亲依旧会在院门口等待。而我，也会在某个周末，驱车回家，坐在院中，听蜂鸣，品蜜甜，陪他们，看夕阳西下，看岁月静好。

# 石阡手记

◆楚槐序



虎井沟

在岩下，绿水蓬勃，青山低语  
这里的流云没有停泊的意味  
浸染过战火的土丘  
已焕颜为新时代的庄稼地

在英雄的人民中，故事传颂至今  
“宁可死，也绝不打老百姓”  
当年悬崖峭壁上的存亡  
确是一件进退两难的事情

在岩下，用目光攀爬石壁  
如闻喊声震天，仿佛置身险境  
在岩下，周遭的荒草，张牙舞爪  
彻骨的悲伤，有理有据

黑滩河

浮叶如舟，溪流如镜  
绿色的指尖点水  
轻轻地划伤了玻璃

白云在此驻足多年  
河流的姓氏  
仍是以黑来命名

青山守其节  
古树沉默着在年轮中衰老  
河流的脚印从未离去

在枝叶阴翳的围追堵截中  
阳光曲折落地

坐在一块石头上看水  
听风。一个人  
承受着整片天空的荫蔽



苔茶

悬壶的茶水纵身一跃  
杯中缓冲的景色  
是水在修补水的漏洞

茶叶的纤柔之身  
抛弃了阳光里的干瘪  
在温水中翩翩起舞  
溯源着它的青山和迷雾

细心去除杂质  
再饮下这一杯琥珀色的酒  
可以浇熄满面愁容

推窗迎风  
你的眼睛照顾夜空  
这里的月亮情深义重

仙人桥上

置身雾中的人  
仿佛也是  
一个游走的秘密

在这天空的栈道上  
轻易就可以，脱离人间险境  
然后腾云而起

露水托举着我的双脚  
视野里成群结队的山丘  
森林圈养寂静

我悬空的足，轻盈地步过  
它们云雾缭绕的头顶

在这里，山水荡漾，不见神仙踪影  
流浪的风声成为身外之物  
只有白云马不停蹄



石阡漫步

步履不绝，露水们  
在沿途垂首的花朵里安身立命

无人驻足的河岸边，栏杆漫长  
追随着天空的云

龙川河里，流水无暇他顾  
在风声的督促下赶写波纹的信

我轻盈的步子落在小径上  
像一颗石子入水时的小心翼翼

在异乡，没有什么话想说  
我怀乡的浪潮已经涌来

四月之末，西南深处的春天  
就要消耗殆尽

## 青山上的滑翔飞艇

如同陷落，我们顷刻跌入  
悬崖设伏的云海里  
树林不动声色  
四月的青山躲入了我们的眼睛

在滑翔的旅途中  
有斩不断的和从四面扑来

我看到，山下的梯田与房舍  
相处得足够亲密

不敢高声语。索道的两岸  
尽是绝险之境

此刻，我在最接近云朵的地方  
疏远了人间的泥

## 老君山速写

苍山伸腰四合  
唯蓝空  
马首是瞻的白云  
尽忠至今

阳光和鸟鸣  
都在为此山的深渊解渴  
阴天的心思  
下落不明

半山腰上的田野  
一头耕牛  
在陈旧的泥泞里翻来覆去

天空冷眼旁观  
我在清风的眼睛中描述  
与万物对峙的自己

## 老君山落雨

我们在窗前遥看田水的时候  
落叶围攻风声  
春天的屋顶，顷刻密集乌云

青山不得已  
下了一道梳洗的旨意  
湿气的急行军，山呼骤雨

我们退至檐下  
在瓦片里蜷缩的热气倾巢而出  
屋檐上细小的水珠，迅疾转为豆雨

草木们站在旷野里  
左右张望  
狂风和雨水仍在持续突击

一场雨后，尘埃清洗干净  
潮湿多么具体。天空中  
流动着一团沮丧的墨迹

## 石阡之夜

白昼落幕时  
流水的胸膛  
正被风声撕咬

河岸举起成群的灯笼  
五彩的修辞  
正在为一片黑夜梳妆

此刻，没有游船前来助兴  
人群依旧熙攘

沿河的长廊一去不返  
耳朵里捕捉着  
一群酒杯冗长的交响

在启辰桥上看水  
清风举起衣袖  
月亮白发苍苍

## 山行手记

蛇路蜿蜒，陡坡隐秘  
在歧途中任意陈兵的石头  
承担着使人绊倒的  
关键一击

草木纷纷垂首  
浓郁阴影掩护出来的幽径  
被一串疾行的  
脚印夺去，寂寂无名

泥土溅上  
愁容满面的裤腿  
鞋跟拥有  
与尘埃把酒言欢的勇气

荒草压向石头  
大地交出澎湃的内心  
硕大的汗珠在滴落以后  
辽阔的风声隐姓埋名

# 父母如蜜蜂

◆任军民

中秋节前夕的夜晚，月色总带着几分清透的凉意，洒在老屋的青瓦上，也洒在院角那排整齐的蜂桶上。每年这个时候，便是家里最热闹也最香甜的日子——父亲要带着帮手们割蜜了。

吃过晚饭，屋外传来几声狗叫。父亲的帮手陆续到了，都是寨子上的熟人。大家围着蜂桶指指点点，有说有笑，大致的意思是说父亲今年的蜂蜜收成一定可观。父亲先用艾草熏了熏，嗡嗡的蜂鸣声渐渐轻了，帮手们才小心地掀开桶盖。金黄的蜂脾露出来，像一块块凝固的阳光，上面爬满了细小的蜜蜂，它们还在执着地守护着辛苦酿成的蜜。割蜜的刀锋轻巧划过蜂巢，蜜汁如金，缓缓流淌。“慢着点割，留几片在里面，别把蜂王弄跑了。”父亲一边叮嘱，一边将割下的蜂脾小心地放进竹筐里，蜜汁顺着筐缝往下滴，偶尔也有几滴掉落在地上，很快引来几只蜜蜂飞过来吸蜜。

母亲则在一旁默默忙碌，煮水、备罐、整理滤网。她将蜂脾放进纱布里，轻轻挤压，金黄的蜂蜜顺着纱布的缝隙缓缓流出，滴进下面的瓷盆里。我蹲在一旁帮忙递罐子，母亲忽然将一小块晶莹的蜂蜡塞到我手里，“刚取出来的，还热乎，你小时候最爱吃。”母亲这一举动让我感受到了比蜂蜡更甜的深情。

看着一“饼饼”蜜糖被小心翼翼地取下，过滤、沉淀、装罐，我知道那一罐罐金黄，是山野的馈赠，更是父母用汗水与岁月酿成的爱。父亲一边将蜂蜜装罐，一边用眼神朝着装好的蜂蜜罐对我说：“拿去卖了，帮崽崽们买点书，买点好吃好穿的……”母亲担心我卖不出去，便在一旁叮嘱：“自家养的蜂，没费多少本钱，便宜点也行。”她说话时，眼神温和，像极了蜂箱旁那缕静静流淌的月光。

转眼几桶蜂蜜割完了，父亲的帮手们每人喝了一碗蜂蜜水后各自回家。月光下，父母的身影显得格外瘦小，他们还在院子里收拾着工具，嘴里时不时说着话，声音很轻，却像一股暖流，淌进我的心里。我坐回车厢里，喉咙一阵阵哽咽，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双眼模糊。父亲今年已经七十九岁了，背比去年更驼了，头发也全白了，可他还是坚持要去后山背蜜。我劝过他无数次，说家里不缺这点钱，几十岁了，让

他别去冒险，可他每次都摆摆手，“那些路我熟悉得很，闲着也是闲着，这些‘天虫’是我家的福气，我得把它们都背回来。”

父亲虽年近八旬，但身体硬朗。每年春夏之交，山风微凉，花木初茂的时候，他微驼的背脊上总要扛着几只空蜂桶，独自一人穿行在荆棘丛生的山径上。他的目的地是后山密林深处那些隐蔽的岩窝——那是他为野蜂精心挑选的“新家”。我知道，父亲是去赴一场与大自然的约定，去迎接那些即将迁徙而来的“山野精灵”。

清晨的山林，雾气缭绕，露水如泪珠般挂在草叶尖上，轻轻一碰，便滚落下来。父亲的白发被露水打湿，水珠顺着发梢滑进衣领，凉意渗入肌肤，他却浑不在意。藤蔓牵扯着他的裤脚，荆棘划破他的衣袖，他只是轻轻拨开，继续前行。他走得熟练，轻轻迈过每一块凸起的岩石，缓缓攀过每一处转折的山坳。他来到岩壁前，将蜂桶稳稳地安放在岩窝中，用石块垫平，用藤条固定，再在桶口撒一点蜂蜜，作为“请柬”，静候蜂群的到来。

安置好蜂桶后，父亲并不急于离开，他就在附近的庄稼地里干些零活——翻土、除草、采摘。可他的心，却始终牵挂着那几只空桶。他一边劳作，一边不时抬头望向岩壁，耳朵也竖得格外灵敏，仿佛能听见远处蜂群振翅的微响。从中午到下午，他总要往返几趟，悄悄靠近蜂桶，屏息凝神，侧耳倾听。若听见那熟悉的“嗡嗡”声，他便会咧开嘴，露出孩子般的笑容：“来了，来了！这群蜂有力，认得我家的桶！”

若遇上好“运气”，一天可能迎来一两群野蜂“归巢”。父亲从不急于惊扰它们，他总要等到夜幕低垂，所有蜜蜂都归巢安歇，才轻轻取下蜂桶，用旧床单仔细裹好，背在肩上，踏着月色回家。山路崎岖，他走得缓慢而稳重，生怕惊动了桶中安睡的蜂群。母亲总在院门口站着脚等，直到看见父亲那佝偻的身影，背着沉甸甸的蜂桶，从房后的小路缓缓出现，才快步迎上去，伸手托住桶底，轻声嗔怪：“慢点，慢慢的，别摔着了。”她的话语里带着责备，眼里却满是疼惜与欣慰。那些蜂蜜，裹着山间的雾气与野性，被父母小心翼翼地安放在房前屋后，安置一个个远道归来的孩子。

蜂桶错落有序地排列在院角、屋檐下、